

STARCRRAFT

星海爭霸



BILZARD
ENTERTAINMENT

《久夢初醒》

房門尚未開啟，史東已經知道門後的人是誰。

他聽到槍響與爆炸聲，也收到人類守護組織士兵的慌張通報。有名幽靈特務入侵卡洛琳娜·戴維斯將軍的營房，雙方展開交戰，接著對講機另一端安靜得讓人害怕。那位自治聯盟特務是衝著將軍而來，史東就是最後一道防線。

戴維斯將軍與人類守護組織，他們是人類對抗外星蟲族與神族的最大希望。為她奮戰？樂意至極。為她捐軀？樂意至極。史東畢生磨練武藝，就是為了在此時奉獻一切，守護無法自保之人。史東準備慷慨赴義，竭盡所能保護他們，絕對不能辜負他們的期待。

人類守護組織軍營戒備森嚴，能滲透入侵的幽靈特務屈指可數。戴維斯外間辦公室房門打開，史東感應到熟悉的強大幽能，內心頓時充滿失落與恐懼。

對方是特務 X41822N，諾汎碧·「諾娃」·泰拉。

史東進入匿蹤狀態，暗地觀察諾娃謹慎步入寬敞辦公室，子彈已上膛。她駐足望向史東右側，欣賞阿克圖洛斯·蒙斯克大帝的宏偉雕像，然後開始掃視整間辦公室。她知道有人近在眼前，也很清楚那個人就是史東。

史東必須把握萬分難得的偷襲機會。若要擊敗諾娃，他務必得善用各種有利條件。儘管如此，他曾將生命託付給諾娃，也曾將諾娃視為最親密的摯友。他滿心困惑，憤怒難息。

「我就知道會再次見到你，」他說。

她鎖定史東的位置。史東解除匿蹤護盾，手持突擊步槍在諾娃面前現身。她眯起雙眼。

「史東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她問道。

「你背棄了我，投靠自治聯盟，殺害昔日同袍。看來我也將成為你的槍下亡魂。」

「他們竄改了你的記憶。這不是真正的你。」

諾娃以幽能試探他的內心，企圖看穿他的想法。

「我們都得選擇自己的道路...這就是你的選擇。」儘管他擁有強大幽能，但依然略遜諾娃一籌，無法長時間抵禦諾娃的心靈感應。他率先對諾娃開火。

蒙斯克像的兩側各有一座克哈之狼雕像。這既是他的家徽，也是其王權象徵。諾娃躲在辦公室一側的克哈之狼巨像後方。

史東非常清楚此戰攸關生死，但他的性命輕若鴻毛，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誓死保護將軍。史東必須攔下諾娃，阻止她刺殺戴維斯將軍。

史東慣於在戰場對付普通的敵方人類，即便他們再訓練有素、裝備精良，都無法匹敵幽靈特務的幽能技能，更何況他還擁有史上最先進的科技裝備：敵意環境戰鬥服。這套戰鬥服能引出史東體內幽能，提升力量與敏捷度，讓他幾乎所向披靡。

不過諾娃也身穿戰鬥服，而她與史東的幽能等級分別是10與7。這兩位力量與戰技接近的幽靈特務鮮少交戰。這不像死鬥，反而類似圍棋比賽，要考驗謀略、耐心，還需要一點運氣才能勝出。史東受訓時曾與諾娃交手，兩人也曾並肩作戰、合力抗敵。

他知道自己要超級走運才能戰勝。

史東啟動戰鬥服仍在實驗階段的相位反應爐，傳送到諾娃身後，也就是她前一秒的所在位置。在他傳送的瞬間，諾娃旋即消失無蹤，開火攻擊。究竟她是純粹匿蹤快速移動？還是她也擁有這種實驗階段的傳送技術？他的意識隱約感應到諾娃襲來。這是場意志與力量的對決。

「你曾經是我們的最強特務，諾娃。為什麼要背叛我們？」他大聲呼喊。

「我才不是叛徒。」

「又是謊言！」他眼角餘光捕捉到動作，立刻轉身開火。他沒有命中，可是諾娃彈無虛發。他背後中槍，幾乎失去平衡倒地。等到他回頭查看，諾娃已然離去。

勝負已分。史東數度開槍，可惜多半都被諾娃閃過，只對辦公室造成破壞。他傳送移動，想找出諾娃防禦的破綻，不過諾娃總是搶先一步，善用環境躲開攻擊，讓他完全無法招架、精疲力盡。然而...諾娃似乎手下留情了。他很清楚諾娃的本事。倘若諾娃真的動了殺意，他絕對小命不保。可見諾娃無意殺他。他實在是想不透。

這怎麼可能，史東暗自納悶。這是記憶？還是夢境？

史東突然失去方向，無法掌握諾娃位置。他隨後感到一陣衝擊，接著失去意識。

#

史東緩緩甦醒後，回憶立刻湧現，他被腦中種種畫面與混亂情緒淹沒。

他第一個想到的是：對不起，將軍。

第二與第三個想到的是：這是什麼鬼地方？我怎麼還沒死？

雖然屋內燈光昏暗，他睜開雙眼時還是眉頭一皺。他常常進出醫務室，所以光是聞到惡臭消毒劑，他就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他的頭盔已被摘下，戰鬥服被卸除，毫無防護、破綻百出。

接著第一陣疼痛侵襲全身，眼球正後方頭痛欲裂。他想要摸頭檢查傷勢，卻發現雙臂被束縛在兩側。雙腿也被束具禁錮。他右肩灼痛，可能是旋轉肌撕裂傷。全身疼痛，彷彿從頭到腳的皮膚都嚴重挫傷。

不過這些只是皮肉疼痛，遠遠比不上他內心的沉重挫敗感。他沒有堅守崗位護衛戴維斯將軍，反而還遭到敵方俘虜。將軍也被俘虜了嗎？

他心底迴盪著一個最大的疑惑：為什麼諾娃要放過我？

一段回憶閃現。他幫助諾娃逃離夏普斯堡基地，敵方駕駛著禿鷹機在公路高速追擊。

可是這個任務從未發生。諾娃背叛人類守護組織，她是敵人。

現在史東是自治聯盟的戰俘。他必須離開這裡。但他必須先釐清「這裡」是什麼地方。

史東盡量轉頭查看周遭。他右側有張空床，床單還有皺紋，病人應該剛離開不久。左側有個診斷控制台。他隔著薄床墊隱約感受到機械運作，確定自己身在船艙。另一段回憶湧上心頭，那是「王子與小卵石」的故事。

如同他破碎的人生回憶，史東只記得零星故事內容。某位小王子厭倦宮庭生活，獨自溜去城裡探險。軍方立即帶走這位男孩與大批城裡青年，強行徵召他們從軍。他被送往戰爭前線，進行敢死任務。他表明自己是大帝之子，命令他們送他回宮。沒有人願意相信他，畢竟大帝也從未詔告王子失蹤。

有位睿智女將軍決定探究這位男孩所言是真是假大戰前夕，將軍邀請這位自稱王子的男孩全副武裝陪她喝茶。她叫男孩坐在對面的軟墊上。她提出關於大帝與王子的種種問題，但這位男孩一直無法好好回答。他在坐位上愁眉苦臉，不斷扭來扭去，一口茶都沒喝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將軍問他。

「這真是全王國最最糟糕的坐墊！」男孩跳了起來，扔掉坐墊。下面驚見一顆小卵石。將軍鼓掌叫好。「你果然是王子殿下，」她說道。「全身穿戴盔甲，還能感覺到坐墊下的小卵石，你一定是真正的王子。」這位將軍讓王子免於戰死，也讓自己逃過死罪。

真詭異。童話故事絕非幽靈特務的受訓內容。根據史東的記憶，他從小到大都在克哈星的幽靈特務學院受訓。所以他是從哪裡聽過這個故事？為什麼他感到心痛失落？

史東當然不是那位王子，但記憶就像那小卵石般惱人。多年來他被竄改與植入記憶，總覺得心中暗潮洶湧，但他也不明所以。他內心深處常常渴望能查明真相。

史東想用心靈感應找出諾娃。假如諾娃在這艘船艦上，說不定戴維斯將軍也是如此。

「諾娃！」他試著呼叫諾娃。不過他在先前的對戰耗盡力氣，幽能尚未恢復。其實他現在的力氣只夠睜開雙眼。

有個聲音響起，讓他瞬間提高警覺。

「歡迎回來，史東特務。」

這個聲音低沉溫暖，小心翼翼。史東目光快速游移，努力定睛想找到聲音來源。接著有人進入史東右側視線範圍：這位禿頭黑人男子雙肩壯碩，裝備兩隻機械手臂。他把史東當成實驗室標本打量。

「你是誰？我在哪裡？」

「我是你的朋友，」那位男子回答。

「我又不認識你。」

「我叫萊葛，我是諾娃的戰友。所以我算是朋友的朋友。她吩咐我好好照顧你。」

儘管萊葛表情略帶戒心與冷漠，但他流露著和善眼神。他想用和緩平穩的語調讓史東放下心防。

史東拉扯自己的束具。「你覺得這叫好好照顧我？」他問道。

「這是保護你的預防措施。」萊葛歪著頭說。「當然也是為了其他成員的安全著想。」

「我們在船艦上，」史東若有所思說道。

萊葛的表情毫無變化。*拜託，給我點線索吧*，史東心想。

「我現在被囚禁嗎？」史東再次拉扯他的束具。他若還穿著戰鬥服，要破壞這些束具簡直輕而易舉。雖然束具開始鬆動，但還要過一陣子才能完全掙脫。

萊葛在史東床頭慢慢走動，手持醫療掃描器。史東目光跟隨著他，默默拉扯著束具。

「應該這麼說吧，你是被自己的內心所囚禁，」萊葛說。「你的記憶被竄改了。」

「這對我早已是家常便飯。」

「你並非人類守護組織麾下成員。你從來都不是。諾娃、戴爾塔、皮爾斯和你都是臥底特務。你幫助諾娃逃出他們的設施，結果你卻在途中被抓回去。卡洛琳娜·戴維斯大概是想利用你，殺得諾娃措手不及。」

「戴爾塔與皮爾斯，」史東低聲說。「他們沒事吧？」

「他們都活著。」

「對特務來說，那是最好的消息，」史東說。

另一段記憶鑽入他的腦海，他一路殺出人類守護組織的設施。*這段記憶真的發生過嗎？*他心想。

史東搖搖頭。哪段記憶才是真的，重要嗎？是誰竄改這些記憶，重要嗎？史東就是人形武器，他至今效忠過太多不同主人，已經無法一一分辨。當他純粹聽命行事，他的世界簡單多了。無論他做過什麼，都不必受到記憶糾纏，也不必面對種種後果。

史東試圖殺死諾娃。倘若諾娃真是他的朋友，此舉可真是不太光采，就算他受到敵方控制至少諾娃沒有痛下殺手就成功制服他，也沒有把他...傷得太重。他卻沒有打算留諾娃活口。

「你可以刪除我的記憶嗎？」史東問。

「不行。至少現在還不行。」

這就對了，史東心想。消除記憶對他們是易如反掌，他們卻保留他的記憶，想必是另有所圖。他們有事瞞著他。他無法徹底相信萊葛的話。

「諾娃叫我先待命。要等她有機會跟你談過，我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。此外，你身負槍傷、遭受幽能攻擊、輸掉肉搏戰。想必吃足苦頭了吧？」

「你再說啊，繼續在我的傷口撒鹽，」史東說。手臂束具此刻確實變鬆了。

「我想說的是，現在你身體虛弱，還得釐清被篡改的記憶。還是休息一下吧。諾娃完成任務就會跟你談。」

任務？他們已經攻破戴維斯將軍營房，還有什麼後續計畫？

他們要將他押送到自治聯盟，史東心想。絕對沒錯。他更加確信萊葛在撒謊。他們想讓史東卸除防備，再趁機把他交給自治聯盟。

史東嘆了口氣。「你說得對。我覺得...好累。」

萊葛靠近仔細打量史東的表情。史東是高明騙徒，善於隱藏情緒與想法。可是萊葛的表情並非懷疑他，而像發自內心關切。他似乎真心在乎史東的健康狀況。

或許他也是演技高超的騙徒。萊葛一生顯然經歷過風風雨雨...大部分自治聯盟效忠者都是如此。既然萊葛能倖存下來，想必是個聰明人。萊葛能善用才智逃過死劫，確實是個該提防的敵人。

「我可以給你東西助你入睡，」萊葛說道。

史東閉上雙眼。「我不需要。」他專心調節，讓呼吸變得緩慢規律。等他聽到醫務室房門一開一關後，就繼續試圖掙脫手臂束具。

經歷至少一小時掙扎，他渾身是汗，左臂終於掙脫束具，接著右臂也脫困了。他坐起身來，抓住雙腿束具，闔上雙眼，咬緊牙關，使盡全力硬扯。金屬束具的一端應聲裂開。

「用力！」他咬緊牙根拼命拉扯。

然後他就重獲自由了。

史東上氣不接下氣。船艦全員都有任務在身，注意力都被引開了。現在就是最佳時機，可以救出戴維斯將軍、偷開運輸艇脫逃。甚至控制這艘船艦，把諾娃的船員交給人類守護組織。也許這樣就能將功贖罪，彌補他在瓦多納的失職。

史東雙腿下床，一躍而起。整間醫務室開始旋轉，他的視線周圍出現黑點。他伸手想抓住病床邊緣，可是卻撲了空。

史東腿軟無力，正面撞向地板。在他臉朝下倒地前，史東已陷入昏迷。

#

史東驚醒過來。他渾身大汗，心跳飛快，體內腎上腺素竄流。

他身處暗室，只見右側寬幅舷窗外的繁星掠過。他已經離開醫務室了。他坐起身來，這次他刻意放慢動作，發現自己沒被束具綑綁。雖然鼻子陣陣劇痛，不過幸好鼻樑沒斷。

「唉，真是太丟臉了，」他大聲說道。「史東竟然輸給人造重力。」

他說出內心想法，但聲音彷彿從遠方傳來。他甩頭消除睡意，擺脫逼真宛若回憶的夢境。

他夢見被野生蟲族占據的城市。蟲族數量驚人，若非人類守護組織及時救援，他與諾娃早已命喪黃泉。

他們究竟是獲救？還是被抓？

諾娃已經安裝好看守人提供的反蟲族裝置。

「自治聯盟不是誇口野生蟲族攻擊已不足為懼嗎？不知道怎麼會變成這樣，」諾娃說道。她往後退開，低頭凝視這個看似無害的裝置。裝置的黃色核心穩定脈動，都快有催眠效果了。

「這東西絕對非同小可。製造這種安全設備所費不貲、耗日費時，」史東說道。

說到軍事防備，政府花錢可是毫不手軟。幽靈特務計畫或許就是他們願意進行長期投資的最佳明證：終其一生培訓史東這種幽能人才、發展控制他們的技術，製造能強化技能與防護效果的裝備。史東突然對他們腳邊的機器有種莫名親切感。

「如果真能發揮麥斯威爾所說的效用，這項技術將對我們在戰場幫助甚多。為什麼以前都沒有人跟我們提過？」諾娃問道。

「也許是粗心遺漏...或是他們存心欺騙我們。反正我都不喜歡。」

「我必須查個清楚。這整件事就是不太對勁，」諾娃說道。

這就是史東與諾娃的眾多差異之一：史東聽命行事，但諾娃總是問個不停。為了拯救無辜性命，史東執行命令時可能會見機行事，但是他從來不曾抗命。

身為幽靈特務，上述這些行為都可能害自己提早喪命。

新安達薩城，史東突然想到這地方。這座城市被蟲族攻陷，但史東直到現在才想起自己到過此地。顯然他不只到過這裡，他和諾娃還是造成蟲族侵略的罪魁禍首。

安全裝置進步到可以消滅野生蟲族...這聽起來就是天方夜譚。但是史東完全無法想像，人類守護組織會背著自治聯盟，利用他安裝幽能發射器，吸引蟲族攻擊安提卡主星。而且這還是戴維斯將軍的命令。

史東緊閉雙眼。不對，這是自治聯盟竄改的記憶。他們想讓他將人類守護組織視為敵人。自治聯盟一定是趁他昏睡時竄改記憶，儘管萊葛陳述的內容截然相反。

史東爬下床，測試自己的平衡感與力氣。他身體沒有大礙，只是記憶混亂不堪。他立馬走向房門。果不其然，門打不開。他把燈打開，查看四周。這間客房採簡樸風格，沒有多餘家具，只有標準單人床、附帶螢幕的小桌與一張金屬椅。毫無個人特色，也沒有能利用的工具。

史東坐下放鬆片刻，啟動螢幕。螢幕限制在新聞頻道，所以他無從得知這艘船艦的任何情況，也無法聯絡人類守護組織求救。但他可以藉由新聞略知一二。

他很快就掌握時事近況。各大新聞頭條隨處可見。

「人類守護組織首腦卡洛琳娜·戴維斯將軍遭逮」

「人類守護組織是蟲族攻擊的罪魁禍首」

「塔達力姆攻擊瓦多納，戴維斯趁機脫逃」

「戴維斯死亡」

史東震驚盯著最後一則頭條新聞。他已經來不及了。

他大略看過報導，可是詳情太少。塔達力姆的死亡艦隊攻擊瓦多納，戴維斯指揮梅杜莎號逃往隱藏在賽洛斯船塢的人類守護組織基地。戴維斯將軍的部隊在此與自治聯盟蛇女級戰巡艦交鋒，據說她已戰死。雖然部分內容可能是機密資訊，史東還是覺得有人在掩蓋事實。

是諾娃，他心想。他再次瞥向舷窗外移動的繁星。他看不出來這艘船艦要前往何方，但他敢賭上一個月的薪資，他們一定就在賽洛斯船塢前方。那則報導今早才剛發布，萊葛的話中也提到任務。

史東自責未與將軍並肩作戰，沒有善盡職責護衛將軍。

史東煩躁地推開面前的螢幕。這些新聞有多少可信度？在自治聯盟統治下，要杜撰新聞簡直比改造記憶更容易。

他一躍起身，開始來回踱步。他必須離開這裡，奪下這艘船艦。他注視房門，考慮是否要將門撞開。

*如果我是囚犯，一定會有人看守囚房。*在他費力破門而出後，要突破敵人圍攻會更加艱困。所以他選擇其他策略。

他敲了敲門。

沒過多久，房門打開，身穿緊身衫和工作褲的白人男性現身：他是特務 X20991N，狄奧多·皮爾斯。這位幽靈特務面帶微笑，但眼神還有些提防。他快速掃視，評估史東的情況，史東也在打量著他。史東已經做好所有心理準備，至少他自己這麼認為。

「皮爾斯，」史東說。

「你好，史東。很高興看到你能站起來了。你還好嗎？」

「我好多了。我開始覺得我比較像自己了。」史東低聲說道，他心想，*我在胡說什麼*。史東聚集幽能，不讓皮爾斯用心靈感應探查他的想法。幸好皮爾斯的幽能比史東弱，只要史東保持防備，皮爾斯不會太早識破他的想法和計畫。

皮爾斯的優勢是體力狀態絕佳，史東的優勢則是體重級別較高、更加年輕。狀況好的時候，史東可以發揮驚人耐力打敗皮爾斯。訓練戰鬥中他都是如此擊倒皮爾斯。可是皮爾斯腰際掛著配槍，而且史東今天狀況極差。

史東身體虛弱，他與諾娃交手的傷害尚未痊癒，現在不僅無法戰鬥，就連戰鬥服也沒有。看來他得利用自己對皮爾斯的瞭解，鬥智取勝。

「幸好你沒事，」史東說。「當初到底發生什麼事？」

皮爾斯走進來，靠在關閉的房門上。「跟你聽過的一樣。人類守護組織利用我們。戴維斯將軍欺騙自治聯盟，利用你和諾娃把蟲族引到安提卡主星。她一直都是人類守護組織的幕後主使她背叛了我們。諾娃查明真相，維勒安追捕戴維斯竄。戴維斯竄改我們的記憶，讓你、和戴爾塔誤信我們是人類守護組織的忠心成員，負責護衛將軍。」

史東緩緩點頭。「這些你都記得嗎？還是他們幫你恢復回憶了？」

皮爾斯邊摸著自己的短髮邊嘆氣。「兩者皆非。諾娃和萊葛跟我說明我的遭遇，然後把我帶上船艦。」

「你這麼容易...就相信他們了？」

「我相信。在我的認知裡，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。史東，自治聯盟救了我們。事實上，所有幽靈特務的處境都變了。在我們失蹤後，維勒安大帝已修改幽靈特務計畫規定：未經本人同意，幽靈特務的記憶永遠不會再被清除或竄改。我們現在也擁有更多自由。」

史東相當訝異，這這個概念也讓他有點不安，顛覆幽靈特務計畫的根基...也顛覆他的所有認知。「擁有更多什麼樣的自由？」

「選擇的自由。」

史東雙手叉在胸前。「太多亂七八糟的資訊，實在難以消化。」

「光從他們允許我們交談，就能看出他們的誠意。我們終於能選擇自己要效忠於誰、採取什麼行動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史東感應到皮爾斯在探查他的想法。他沒有完全阻擋，以免對方提高警覺。他聚精會神將部分思緒分割隱藏，讓皮爾斯聽到一致的內容。「那戴爾塔呢？她也相信這一切？」史東問。

「戴爾塔...」皮爾斯目光低垂。「她起初無法接受。而在我們登艦後，她選擇消除自己的記憶。」

史東猛然倒抽一口氣。「這也能自行選擇，真是太自由了。」

「但那確實是她自己的選擇。總是會有一些幽靈特務難以承受壓力，無法面對我們造成的惡果。俗話說，無知便是福，所以消除部分記憶也是算好事，對吧？」史東咕噥著。

「記憶消除就是一種工具，槍也是工具，」皮爾斯接著說下去。

「幽靈特務也是工具，」史東說。

「關鍵在於由誰使用、行善或行惡。我知道你得消化大量資訊。你比我更頑固多疑。所以我才會來幫助你。不論你有什麼需求。」

「好的。」史東深吸一口氣，接著緩緩吐出。「好的。那你就幫幫我吧。幫我釐清狀況。所以我們在自治聯盟的船艦上？」

這是**獅鷲艦**，其實它並不隸屬於自治聯盟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嚴格說來...我們現在不屬於任何陣營。」

「如果獅鷲艦不屬於自治聯盟艦隊，也不是人類守護組織船艦，那這艘船艦聽命於誰？」

「諾娃·泰拉。」

史東眉毛上揚。皮爾斯微微一笑，彷彿被這個意外反應逗樂了。

*我到底錯過什麼了？我敢說一定事出有因。*就讓皮爾斯感應到這些想法，皮爾斯本來就預期史東會感到困惑，而他絲毫不須假裝。「諾娃不是效力於維勒安嗎？」

「這說來複雜，」皮爾斯說道。「你絕對無法想像。」

「是很複雜。那我們又該何去何從？」

史東一生都為他人賣命。政權來來去去，但幽靈特務計畫持續不斷。不論是誰掌權，該計畫都只有些微調整。

皮爾斯攤開雙手。「我們有機會展開全新生活。維勒安說，如果我們願意，甚至還能脫離這個計畫。」

*脫離幽靈特務計畫？這在過去根本不可能。以前大家連想都不敢想。倘若這是真的...那他可以脫離嗎？*從史東有記憶以來，他一直都是幽靈特務。他在這個計畫長大成人。他就是這計畫的本身。脫離這個計畫，他的人生還有什麼目標？

史東聽得皺起眉頭皮爾斯露出馬腳了。皮爾斯宣稱幽靈特務計畫正式結束，這未免吹得太離譜了。或許他們只是說些好消息給史東聽，想讓他放鬆戒備。史東還是搞不懂他們的立場、不知道他們對自己有何企圖。

這是要考驗他的忠誠度嗎？既然他們已剷除戴維斯將軍，接著應該會整肅異己。史東擁有強大幽能，有時記憶消除和再社會化也無法完全成功。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，所以他正試著拼湊矛盾的記憶拼圖。

若能抽絲剝繭、深入探究，總能發現隱藏的真相。至少能發掘部分真相，或許找回史東加入幽靈特務計畫前的短暫童年記憶。那是他從來都想不起來的歲月與家人。

一直都是如此。他的記憶處處遺漏，有數小時的空白，也有結果不明的行動。至於尚未遺失的記憶拼圖...嗯，他也完全無從辨別真假。

倘若萊葛與皮爾斯撒謊騙他、有所隱瞞，或許也是另有原因。當初在戴維斯營房，諾娃就已經無意殺他。如果他們不能竄改、清除史東的記憶，也不能殺掉他，一定是他還有利用價值。

他一定握有他們不願意冒險失去的重要情報。總算說得通了。

自從史東在這艘船艦醒來，他就覺得一切都很可疑。所以，說不定戴維斯將軍還活著。

繼續坐在這裡陪這位老「朋友」閒聊，可是無法查明真相。

他的邊緣視覺感應到動作。皮爾斯伸手拿槍。史東暗自咒罵。他失誤了，幽能護盾減弱，讓另一位幽靈特務感應到逐漸高漲的懷疑與焦慮。

「史東，你還好嗎？」皮爾斯說話略顯生硬。

要動手了，史東心想。

「我只是有點...」他搖著頭。「...有點頭暈吧？我覺得你應該叫萊葛過來。」史東面向皮爾斯，假裝身體往前倒。皮爾斯訓練有素，反射動作般衝過來，雙手接住史東。

史東假裝伸手要搶皮爾斯的槍，就讓皮爾斯感應他的想法吧...但史東其實不打算奪槍，只是要阻止皮爾斯先下手為強。皮爾斯扭轉身軀拔槍時，史東早已抓住他的右前臂，賞皮爾斯一記過肩摔。

皮爾斯重重落地。他氣喘吁吁，正要重整攻勢，此時史東抓起唯一有沒固定的家具，就是那張小桌前的金屬椅。他拿椅子砸向皮爾斯頭部。

皮爾斯滾開迴避，攻擊落空，椅子斷裂。強烈衝擊力道讓史東雙臂發顫。他咬牙切齒，緊抓著椅子殘存的背襯和後腳。他手持兩隻金屬椅腳充當臨時短棍。這可以作為武器。

皮爾斯俐落後退起身，掏出手槍。

「別動手，」皮爾斯說道。

「我們已經動手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我不是你的敵人。我們只是想要幫助你。」皮爾斯開口時也將這些話送進史東的意識，彷彿他能夠說服史東。

「我就是不相信這一點。」史東向皮爾斯猛撲。

皮爾斯開火，可是史東向後翻身跳開，子彈只擦傷他胸口。他繼續翻身逼近皮爾斯。史東猛揮其中一根短棍，擊中皮爾斯肋部，另一隻則擊中他的手腕。皮爾斯爆粗口，手中的槍被擊落。

史東想用兩根短棍夾擊皮爾斯頭部，但對方低頭閃躲，兩根短棍相擊，發出刺耳聲響。史東掃腿一踢，讓皮爾斯拿不到那把槍。槍快速滑到桌下。皮爾斯擒住史東伸長的腿，向上使勁一拉，讓他後仰倒地。史東重摔在地，雙棍脫手。

「夠了！」皮爾斯將怒吼思緒傳進史東腦袋，大聲到足以穿透他的護盾。足以讓他暫時視線模糊、迷失方向。等到史東視覺恢復清晰，一根短棍已經落入皮爾斯手中。他雙手橫持短棍，逼向史東頸部，重壓他的鎖骨，將他制伏在地。還用單腳膝蓋抵住史東胸口，讓他痛苦不已。

「你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？」史東咕噥著。

皮爾斯稍微放輕力道。「不要再打了。讓我們幫助你。」

史東想放聲大笑，卻只發出沙啞乾咳。「為什麼大家突然都想幫助我？你們一定有所陰謀。」

他們串謀想取得他的信任，如此一來，不管他的腦袋藏著什麼情報，他們都能任意取得。但是什麼情報會這麼重要？倘若他身懷關鍵情報，那就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祕密。他連正確答案都不知道，實在難以答題。

「我瞭解。我們都已經習慣遭人利用。事情不是這樣的，史東。不必如此。」

史東不斷盲目摸索，直到右手靠近另一支落地短棍。他手持短棍用力向上揮擊，正中皮爾斯的太陽穴，力道大到足以讓皮爾斯暈眩鬆手。史東把對方推開，踉蹌站起，氣喘吁吁。

「你想去哪裡？」皮爾斯大吼道。他摸著頭側，瞄了一眼指尖鮮血。他把手上的血抹在身上襯衫。「你不能離開這艘船艦。」

誰說我要離開這艘船艦了？史東心想，不在乎皮爾斯是否聽到。假如戴維斯還是這船艦上的活囚，他就會救出戴維斯，劫持這艘船艦。假如戴維斯已死，光是奪取獅鷲艦還不足以洩憤，他要消滅諾娃這個威脅，替戴維斯之死報仇。這將會重創自治聯盟，提振人類守護組織士氣。

然後史東陷入猶豫。他搞不清楚自己效力於誰，為何而戰。如果新聞屬實...戴維斯已死，人類守護組織遭到殲滅，那他就是自由之身。如果皮爾斯所言屬實，他曾是自治聯盟的臥底特務，如今身處於獨立勢力船艦...那他就是自由之身。他將來究竟要為何而戰？

皮爾斯再度用短棍擊向史東，史東不假思索用自己的短棍抵擋。他繞著皮爾斯滑步移動，這是他在幽靈特務學院習得的劍道步法。

生存下去。那是現在唯一值得奮戰的目標。假如他能在突圍求生時發現真相，那就更棒了。

史東以迴旋踢擊中皮爾斯肋部，可是皮爾斯迅速以短棍反擊他的膝蓋與脊椎，讓史東狠狠跌在地上。他一躍起身，痛得表情猙獰，繼續戰鬥。他們一來一往過招。出擊、格擋、猛攻，打得不分上下。

史東的幽能等級與戰技都勝過皮爾斯，但他舊傷未癒，思緒記憶混亂。

所以才會僵持不下。他們身在屋內兩側，緩緩對峙繞行，等待對方露出破綻。這個簡樸房間毫無掩護，誰也沒有優勢。只有兩位訓練有素的幽能殺手。

有兩個人...還有一把槍。

皮爾斯垂頭喪氣。「我搞砸了。我告訴諾娃我能說服你。我以為能幫助你恢復記憶。」他伸手去拿腰際的對講機。

「等等...」史東說。

「萊葛，」皮爾斯對著對講機說。「情況不妙。看來諾娃必須...」

史東鑽到桌下拿槍，然後舉槍瞄準皮爾斯。他的手指緊繃貼著板機。皮爾斯與他暫時四目相對。

「你不會對我開槍的，」皮爾斯心想。

「滾出我的腦袋！」史東開槍，想像子彈貫穿皮爾斯顱骨的畫面，但子彈驚險飛過皮爾斯頭上。皮爾斯連忙蹲下閃避...史東趁機奔向房門。

皮爾斯進來時沒有鎖門。*跟危險囚犯對話時千萬不能大意啊*，史東心想。可是他現在沒時間仔細考慮了。他聽到穿重靴的奔跑聲從右方逼近。他拍打門鎖面板。房門關閉，他瞥見皮爾斯衝向房門。史東射爛門鎖面板，讓門無法解鎖，然後往巡邏部隊的反方向逃逸，他隱約聽到皮爾斯在他身後捶著房門。

#

受困密室、手無寸鐵，身無戰鬥服，史東能採取的行動十分有限。但只要讓他逃出船艦囚房，艦上充滿死角、黑暗走廊、隱蔽入口、門鎖面板與通道，對他來說簡直如魚得水。即便沒有匿蹤技術，幽靈特務也能暗地前進、暢行無阻。

儘管所有船員都收到警告，知道史東持槍逃逸，他還是可以悄悄繞過他們，必要時也能壓制他們。他很快就發現大部分船員沒有戰鬥經驗，至少從沒機會好發揮他們戰鬥訓練所學。史東發揮本領，獲得第二把槍、一套船員制服，還有一具對講機。雖然他可以利用這具對講機竊聽船上通訊，但此舉會讓他轉暗為明，說不定還會暴露行蹤。

史東偷偷尾隨一位年輕緊張的工程師快速穿越走廊。史東與他同時邁出腳步，不洩漏腳步聲，但他的步伐較大，很快就拉近兩人距離。等到這位工程師驚覺轉身，他已經緊逼這位倒楣船員。工程師發現史東，正要張嘴呼喊...史東就緊抓他的左肩，右手摀住他的嘴，把他按在牆上。這位工程師被摀住的嘴喘氣抽蓄。

「真抱歉，會痛嗎？」史東說。「我問話，你回答，否則保證讓你痛不欲生。」

工程師睜大雙眼。他點頭回應。

「好。」史東把他拉進一個房間，那是空無一人的水耕實驗室。他放開工程師，雙手叉在胸前。他甚至不用抽出手槍，工程師知道自己絕對敵不過他。

「現在回答我。這是什麼船艦？」史東問。

「獅鷲艦。」工程師一邊咳嗽，一邊揉著喉嚨。

「誰是指揮官？」

「諾娃·泰拉。」

史東挑起一邊眉毛。這證明皮爾斯所言不假，這位工程師無法施展幽能護盾，史東可以輕易看穿他的想法。他說的是實話。

但是這根本毫無道理。為什麼維勒安要給諾娃這艘船艦，還讓她的行動不受自治聯盟控制？她為自治聯盟立下彪炳戰功，是幽靈特務計畫有史以來的最強特務，與莎拉·凱莉根齊名。

維勒安不會輕易送出這麼重要的船艦，但這或許是他為自己打的如意算盤。給予一些自由，略施小恩，讓諾娃擁戴他的統治。不管她承認與否，諾娃十之八九都被他利用了。

「現在諾娃身在何方？」史東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也許在艦橋？還是她的營房？」

「那戴維斯將軍呢？」

工程師不敢置信地看著史東。

「卡洛琳娜·戴維斯？」史東催促他回答。「他們把戴維斯關在哪裡？」

「戴維斯死了。到處都有新聞報導。」

這次他也沒說謊，但也有可能是他自認所言屬實。

史東保持鎮定。戴維斯的死訊並未讓他感到激憤，只是微怒。倘若他真心效忠於戴維斯的大業，應該不會是這種反應吧？他已經習慣控制情緒，不讓自己感情用事，但他畢竟還是擁有感覺。可是現在呢？他毫無感覺。

史東突然確實有所感應，但那非來自他的內心，而是另一個幽能存在。他不讓對方讀取他的想法，可是這股幽能正在逼迫他吐露思緒，他認出這是誰的力量。是戴爾塔。

她的幽能等級為 7，與史東等級相同，可是她的力量更強，是少數擁有心靈傳動能力的幽靈特務。如果她持續進攻，史東的護盾遲早會被她攻破。可是她竟然收住攻勢。

然後史東發現自己的失誤。

那位工程師的幽能等級低，無法抵抗他人透過心靈感應讀取思緒；如今，工程師發現了史東...就彷彿無意間不斷廣播著他們的位置。

「該死。」史東壓抑想要槍斃工程師，打斷心靈連結的衝動，最後決定將其擊昏。他對此人感到內疚同情，不過他現在也顧不了這麼多。

史東打開偷來的對講機，聽到萊葛的聲音「...已鎖定位置。準備緊急關閉第三層甲板維生系統，3分鐘後開始減壓。」

史東丟下工程師，查看四周。他們位於第三層甲板。對方顯然想要把他逼出來。他得找到一套太空服，或是逃到另一層甲板。如果史東沒有打暈工程師，就能靠他帶路。如果史東把他留在原地，他將缺氧而死。

史東低頭看著昏迷的工程師，嘆了口氣。史東彎腰將他扛在肩上。

走廊燈光開始閃爍紅光，溫柔的電腦語音開始倒數：「2分鐘後開始減壓。」

史東肩上扛著工程師，擔心這會引來更多關注。史東盡量躲在暗處，幸好船員慌張疏散，沒有人注意到他。史東與別人方向相反，在走廊快速前進，直到遇見上鎖的甲板艙門。那裡有一道階梯...通往下層。

「1分鐘後開始減壓。」

他若想與諾娃交戰，他就得前往更高層的主甲板艦橋...但其他船員也往那裡集合。他認為運輸艇機棚絕對在下層，那應該是最佳的逃脫選擇。

「改天再戰吧，諾娃，」史東喃喃道。

他丟下那位工程師，開始轉動把手解鎖艙門。打開艙門後，他再次扛起失去意識的工程師，費力走下狹窄階梯，準備在下層進行交戰。可是第四層甲板的通道空無一人，與上層閃爍相同的紅光。

「30秒...29秒...28秒...」

史東這次放下工程師的力道較輕，然後連忙走上階梯。他關閉艙門，將門鎖轉緊。

對講機傳來萊葛響亮的聲音。「準備緊急關閉第二層與第四層甲板維生系統，即將開始減壓。」

「可惡！」史東喊道。他們是來真的。他們將他困在船艦下層，讓他無法連闖三層前往安全地帶，更別說他還帶著一大累贅。也許史東可以躲進這層的某個密封房間，就這樣等他們自己送上門。

「3 分鐘後開始減壓。」

他查看階梯旁的標示，心中湧現希望。他還不打算束手就擒，他一定要讓對方後悔把他逼到下層。

運輸艇機棚確實在船尾甲板...但軍械庫就近在前方。

史東再次扛起工程師...這傢伙竟然變得更重了...接著他按照箭頭指示前往軍械庫。至少工程師的掌紋可以用來開門，這才不枉費史東費力扛他。

史東曾潛入數十艘船艦的數十座軍械庫，外加他遺忘的數十座軍械庫。他知道戰鬥服平常的擺放位置，想不到他竟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裝備...而且全部都經過整修。他開始仔細思索...如若要把他押送回自治聯盟，何必整修他的所有裝備？

「2 分鐘後開始減壓。」

電腦語音打斷他的沉思，他現在沒空探究這一點。

他立刻穿上戰鬥服，戴上頭盔。他露齒笑著。他覺得現在這模樣才像自己。打從他首次在艦上醒來，他一直感到心神不寧。現在他終於明白，原因不完全是因為他的記憶錯亂、真假難辨。這是名符其實的貼身戰鬥服：不僅就像第二層皮膚般服貼，更像是身體的延伸。戰鬥服能讓他凝聚幽能、增強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幽靈特務只要穿上戰鬥服，就會像回家般放心。

普通人會恐懼、追捕與歧視擁有幽能的人類。儘管幽靈特務計畫充滿瑕疵與道德爭議，至少也讓他有家可歸。也給了他目標。該計畫接納他們的身分與能力，將這種遭人排擠、難以控制的力量變成能創造戰略優勢的珍貴天賦。若不是這項計畫，史東一生都得躲躲藏藏。在這項計畫中，隱藏自我不再是唯一選擇，而是一種戰鬥技能。

而且他不只想要活下去。只要善用這個力量，他就能造福他人。讓他的生命具有意義。

現在他可以完全施展實力，引出幽能，增強攻擊力與防禦力。他覺得自己現在無所不能。他當然也能承受減壓環境。就算船艙上沒有氧氣，他也能夠呼吸。

「60 秒後開始減壓。」

史東拿了件標準太空服，把工程師塞了進去。史東的動作比先前更迅速果斷。史東幫工程師戴上頭盔，在倒數歸零前幫他穿好太空服。

「3...2...1。」空氣即將被抽到外太空，史東準備應對強烈氣流。

結果什麼也沒發生。

史東幫工程師脫掉手套，用他的手按壓軍械庫操作面板，解開電腦門鎖。所有甲板顯示為綠色，正常運作。

難道他們取消行動，好讓更多人員能夠疏散？還是他們虛晃一招？但這是為什麼呢？

也許他們希望史東四處竄逃，洩露行蹤。可是卻把他引來這裡取回戰鬥服。

他想到一個老笑話：沒有戰鬥服的幽靈特務是什麼？

死人。

全副武裝、軍火充沛的幽靈特務十分難纏。若想逮到他們，就要盡量讓他們遠離戰鬥服。

史東把穿著太空衣的昏迷工程師留在軍械庫。為了以防萬一，他開啟匿蹤裝置。他溜進外面的通道，想前往甲板另一端的運輸艇機棚。他馬上發現異狀，雖然掃描器沒有任何發現，他卻感應到...

另一股幽能的存在。但是他一直無法定位或辨別對方。直到這位幽靈特務在他右側解除匿蹤。

是特務 X10128B。戴爾塔·安博拉克。

「你好，戴爾塔。」史東解除匿蹤，轉身面向她。她沒有取出武器。她雙手舉高，表示自己無意傷害史東...此舉說來也矛盾，畢竟身穿戰鬥服的她本身就是武器。

「史東，你可真忙啊。你現在覺得如何？」史東的護盾無法持續抵禦她的心靈感應，所以他也不想白費力氣。

「現在好多了。」他活動著手臂。「你們有何企圖？為什麼要引我取回戰鬥服？」

「這樣我們才能好好談談。」

「我不懂，」史東說。「不管你想說什麼，我都沒興趣。皮爾斯說過，你選擇清除記憶...我無法完全相信你現在的判斷力。」

「反正你也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。我經歷過你現在的處境，史東。我們有過相同經歷，而我就是靠這樣才有辦法繼續走下去。」

「你為何要來這裡？你有何目的？」

「是我叫她來的。」

史東聽到諾娃的聲音旋即轉身。他看不到諾娃，但她一定就在附近。她直接對著他的意識說話。

「諾娃！你在哪裡？」

「我們只想幫助你，史東。你可以自行選擇，就跟皮爾斯與戴爾塔一樣。就跟我一樣。戴維斯消除我們全員的記憶。不要放棄這次機會。我知道你很害怕...」

「我才不會害怕，」史東說。

「但我當時很害怕，」諾娃說道。諾娃就在史東面前解除匿蹤。現在他被夾在諾娃與戴爾塔中間。

諾娃聳聳肩。「老實說，我大多時候還是會害怕。可是我從未停下腳步。我先擬訂計畫，然後一步步落實。」

軍械庫的門開啟，皮爾斯穿著戰鬥服走出來。

「你剛剛那招可真高明啊，史東，」皮爾斯說道。「你饒了我一命。」

皮爾斯一定是傳送到軍械庫。如今敵我數量懸殊，史東寡不敵眾，幾乎被團團包圍。他知道只有一種脫困方法。

「這正是我想說的，」諾娃說道。「你以為只有一種脫困方法，其實你擁有許多可能。」

「我很討厭你讀取我的想法，」史東說。

「我知道。」諾娃露出一抹微笑。「而且我瞭解你，史東。老實說，現在我對你的瞭解，可能勝過你對自己的瞭解。」

「幹嘛這樣大費周章？」史東轉身注視戴爾塔和皮爾斯，然後回頭看向諾娃。

「你需要時間釐清記憶。我們知道，讓你躺在醫務室、把你關在房內，都無法讓你恢復記憶。你什麼也不會相信，除非讓你自己找出真相。」諾娃單手插腰。

「一如往常，你喜歡硬派作風，我也尊重你的風格。但你這種習慣可能也會自取滅亡。相信我。」

「相信你...」史東搖搖頭。「所以這是一場測驗？要看我會採取什麼行動？」

「我早就料到你的行動，但還是得演這場戲。史東，我們是幽靈特務，往往都無權決定自己的任務，但你無時無刻都在守護他人。即便此時你確信自己淪為囚犯，你還是沒有殺死皮爾斯...」

「其實他也沒造成什麼傷害。」皮爾斯嗤之以鼻。

「嗯哼，」諾娃說道。「就算奧斯洛拖累你，你還是選擇保護他。」

「奧斯洛又是誰？」

那位工程師走到軍械庫門邊，一手按著頭側，露出難為情的微笑。「是我。我叫奧斯洛。我確實被打傷了，但是我還活著，謝謝你放我一馬。」

「不客氣...，」史東遲疑說道。

「我可以去找醫生了嗎？」奧斯洛說。「我確定我絕對有腦震盪。」

史東皺起眉頭。

「皮爾斯，帶他去醫務室，」諾娃說道。

皮爾斯點頭回應，陪同這位蹣跚的工程師從走廊離去。

「那為什麼要把戰鬥服還給我？」史東說。

「要證明你可以選擇。如果你想開戰，至少我們能公平打上一場，」諾娃說道。「這是你應得的待遇。」

「二打一，公平嗎？」史東問。

戴爾塔露齒笑著。「我是來欣賞諾娃痛扁你的。」

「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，」史東說。可是她說得沒錯。

「當你處於最佳狀態，我都能打敗你了，」諾娃說。

「你明明有機會，卻沒有下手殺我。」

「當時你被敵方控制。」

「仔細分析你對於人類守護組織與自治聯盟的所有認知，」戴爾塔說道。「先不管你擁有什麼記憶，你想要加入哪個陣營？利用幽靈特務，危害無辜生命，只為操弄輿論、牟取政治利益的那個陣營？還是保護人類不受蟲族侵犯，給予所有人...還有幽靈特務...選擇自由命運的那個陣營？」

「你該不會以為，我會笨到相信自治聯盟突然開始在乎幽靈特務的死活，」史東說。

「也許他們無所謂，但是我很在乎，」諾娃說道。「我不會讓你誤入歧途。」

「人類守護組織保護所有人類同胞不受外星種族迫害。他們是對抗蟲族與塔達力姆的最大功臣，」史東說。可是這番話連他自己聽來都覺得空洞。

「他們利用野生蟲族讓人民質疑維勒安！」諾娃怒斥道。「他們摧毀安提卡主星，泰拉朵四號星...他們危害他人，再假裝成救星，過程中害死無數平民。我們

發現人類守護組織真正的陰謀後，你還試著阻止他們。因為那正是*你的*為人，史東。你無時無刻都試著幫助他人。」

史東歪頭聽著。有時他必須尋找可能的答案：最簡單的答案往往就是正確答案。這一切若非騙他背叛人類守護組織的複雜詭計，諾娃確實展現十足誠意，他應該相信諾娃。他必須忽視自己的記憶，也無法相信這些記憶。他要憑靠直覺判斷，依據此時所見所聞與現有情報。

基於種種考量，他必須接受自己是自治聯盟特務，而卡洛琳娜·戴維斯將軍已自食惡果。

「我們可以選擇要成為怎麼樣的人，」諾娃說。「這是你自己告訴我的。這段話不是被篡改的記憶...而是*你*親口所說的。倘若你什麼也不信，至少相信自己說過的話吧。」

也許真相已不再重要。他必須離開這一切，追尋自己的真相。

「好。」史東舉起雙手。「我洗耳恭聽。你打算怎麼做？把我交給自治聯盟？你要把我帶去克哈星嗎？」

「我不為自治聯盟效力。我們都不是。那都是過去了。我不想帶你回克哈星，史東，除非你想去那地方。*你*想要什麼？」

「從來沒有人這樣問過我，」史東說。「至少我記得沒有。」

「這個嘛，是該有所改變了。」

#

史東醒來。他已回到醫務室。這次他完全知道為何會身在此處。他自己選擇來到這裡。

他從床上坐起，馬上注意到不同之處。他的幽能不再受到束縛，他已是自由之身。

「真的辦到了，」史東低語道。

「手術非常成功，」萊葛說道。

史東轉頭看見萊葛與諾娃走近床邊。

「你還好嗎，史東？」諾娃問。

「我從沒有過這種感受。」他可以清楚感受到諾娃的存在。他也能完全掌握戴爾塔與皮爾斯在艦上的位置。他可以感受到幽能等級各異的全體人類船員。他對於自己與周遭環境的感應，遠遠勝過戰鬥服內的感應器。

「我曾想過自己醒來後，可能又被竄改記憶，或是被關進自治聯盟的監牢。但你沒有欺騙我，」史東說。

萊葛拿起一團電路線材。「你想要這個紀念品嗎？」他問道。

史東搖頭...然後他立刻後悔了。

「太棒了！我又多了新收藏。舊時代幽靈特務的硬體設備可是稀世珍寶、迷人古董啊。」萊葛把那裝置塞進實驗袍口袋，自得其樂。諾娃一臉反感看著他。

她靠近史東，壓低音量。「你確定要這麼做嗎，史東？」

「你現在才說有點晚了吧？不過，如果我要脫離幽靈特務計畫，我認為這是最好的選擇。」戴爾塔說過，史東可以選擇加入自治聯盟或人類守護組織。然而，如果他想要獲得真正的自由，那兩者都不該選擇。尋找全新生存之道絕非易事，但就像諾娃與獅鷲艦船員一般，自己的路要靠自己闖盪出來。

「別忘了先跟自治聯盟通訊，」萊葛說道。

諾娃翻了一下眼球。

「發出正式通告吧，」萊葛接著說。「你的抑制器已拆除，你的所有記憶遲早都會恢復。」

這讓史東頗為憂心。他擔心想起自己殺害的對象，面對逐漸浮現的真相。儘管如此，他寧可選擇展開全新生活，而非繼續受困牢籠，活在永遠無法醒來的夢境。

他渴望覺醒。

「這裡永遠歡迎你，」諾娃輕聲說道。「我們會需要你的力量。總得有人守護宇宙、維持和平。」

「我當了一輩子的幽靈特務。我想過一下自己的人生。畢竟...我得查出我到底是誰。好好瞭解...自己。」

諾娃點頭。「我明白。你現在有何打算？」

史東往後一靠，面露微笑。

「等你們讓我下船後，我就會發揮幽靈特務的看家本領：消失無蹤。」

終

作者：EC Myers

編輯：Chloe Fraboni

製作：Brianne Messina

劇情顧問：Madi Buckingham、Sean Copeland

創意顧問：Jeff Chamberlain、Kevin Dong、George Krstic、Ryan Quinn、Ryan

Schutter

譯者：暴雪中文化團隊

特別感謝：Thomas Floeter、Martin Frost、Felice Huang、Chungwoon Jung、Jaclyn

Lo、Alexey Pyatikhatka、YuSian Tan